

翟永明和我是北岛的画最先的收藏者。这样的画挂在家里，安静不干扰你。但每天出出进进都看到，有时你真的会嫌它单调，因为一眼扫过去就像一块有肌理的灰布。我有时会把它倒过来挂，终于有点变化了，从一片海水变成了一片山丘，从一张画里发现了另一张画。但此时太不舒服的就是倒挂着的作者签名，真是对诗人的不敬。

我后来终于发现，这张画是需要平放在书桌上看的，一个点一个点读的。其实它更像一张书页，但把书页挂起来当图看，看到的更多是版式、段落图形的变化，难免单调。放在桌上当字读，其中的每个“点”型的变化，墨色的变化，轻重的变化，水份的变化……这些水带着墨色在纸质的缝隙中停留的微妙结果，每一个都是不同的。读着、推测着这一片点是从哪里开始的；它们生成的先后关系；作者点到这里可能心绪有点烦乱；这几处，点点儿的人可能离开了好长时间……这些挂在墙上不易被看到的信息，给人无限的猜测的乐趣和幻想的空间。有点像读上面那首短诗，交错出一个哪都不属于的观看空间。

人类一直在试图把握“当代艺术”的特性，但我可以肯定当代艺术至少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对观者视觉上的“虐待”，说虐待有点狠，其实就是欺负观众自己去找读法。这种视觉受虐会上瘾的，也正在培养着一批过一段时间就要去现代美术馆，看那些不知道该怎么看的東西才舒服的人，去看似乎成为一种仪式。其实当代艺术确实有点巫术的性质，弄出一种现有知识概念无法界定的东西，并借用人们对艺术的敬畏，把人们糊弄到一个不曾到过的地方。人的精神世界是渴望到达一个新地方的，这一点和诗的巫术性有点像。

我这辈子没写过一首诗，读诗也有限，更不是批评家，东拉西扯了这么多。但我知道，北岛在点这些“点”时是“自动的”，脑子里是不会分析这么多的，应该是在想任意的东西。就像打电话时的另一只手必须自动涂鸦着才舒服，与电话里的内容无关。电话那边听到的可能是经过整理、修饰过的词汇，而手下的自动涂鸦留下的却是真实的，是此时深层的身体和心里需求的痕迹。艺术，你想通过它掩饰或炫耀什么，哪怕只是一丝的念头，都会被你手里的活儿记录在案。这也许正是艺术最有价值的部分，也正是北岛这批画的价值所在。

徐冰，当代艺术家。代表作含《天书》、《地书》、《新英文书法》、《凤凰》等。新近作品电影《蜻蜓之眼》以上万小时的监控录影为素材剪辑制作而成。